

左岸译丛
Collection Rive Gauche

主编：胥弋

皮

LA PELLE

〔意〕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著 陆元昶 译

LA PELLE

皮

[意]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著
陆元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 / (意) 马拉巴特著; 陆元昶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12

ISBN 978-7-5581-1806-7

I. ①皮… II. ①马… ②陆… III. ①纪实文学—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2751 号

皮

著 者	[意]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译 者	陆元昶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刘丛星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胥 弋
责任编辑	王昌凤
装帧设计	简 枫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0.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官方微信	Han-read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81-1806-7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法文版作者序

——给1914—1918年法国战友的信

胥弋 译

1898年，我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像所有意大利的年轻人一样，我在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我曾经是普拉托共和党的秘书）。我始终是法国的朋友。每当法国遇到危险时，如1914年和1940年，我总是站在它的一边。

1914年，我16岁时，意大利仍是中立国，当法国遭受侵略、遇到挫折时，我是最早应征入伍的人之一。我从学习古典文学的希科尼尼学院悄悄溜走，徒步穿越文蒂米利亚的边境线，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法国军队。我在法国香槟省的战役中负伤，获得战争荣誉十字勋章。

引述之一：“在一次战斗中，当时身为火焰喷射部队的军官，遇到大量装备精良的敌军。果断发起进攻，敌人被强大的火力击退，严重受挫，在战斗中始终保持镇定，并且特别英勇。1918年7月，兰斯，古尔通森林。”

引述之二：“才华出众的军官。战争初期自愿加入法军，年仅16岁，作为火焰喷射部队的一名指挥官，懂得如何在各种情况下让士兵取得最大的战果。在最危险的任务中，总是冲在前面。吉洛马将军，第五军司令官，女士路。”

人们想要看到我对1914—1918年的战争中法国态度的矛盾，1928年，在我通过讽刺诗反对的事件中，我驳斥了对1918年为法国战死的5000名意大利士兵墓地竣工的亵渎。他们长眠于兰斯附近的布利尼公

墓。这些诗既有驳斥的理由，也有为死者辩护的同情，与这种亵渎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没什么可说的。我并非像雇佣兵一样，我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战的。我这个十六岁的孩子，甘愿为法国抛头颅、洒热血：我认为，我有权捍卫那些为法兰西民族的自由牺牲的战友们的记忆和安宁。此外，这些诗并没有妨碍我在1940年，一个非常艰难的，而且对我来说是特别危险的时刻，再一次证明我对法国的友情。

今天与我的很多同胞背道而驰，我在从事自由和英雄的事业，我没有等待墨索里尼死去，就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其实，1931年，我已经在巴黎格拉塞出版社出版了《政变术》，这是欧洲最早的反希特勒的著作。这本书在德国和意大利被查禁，我被判有罪，经过漫长的单人牢房囚禁之后，我被流放到利帕里岛五年。1938年获得自由，遭到监视居住。我阻止了一位纳粹头子来意大利拜见墨索里尼的机会。我最著名的意大利对手，从彼耶特洛到陶里亚蒂，都经常公开地为我证明，不仅是因为我在1939—1945年的态度是反纳粹的，还因为我效力于意大利抵抗组织。

1940年，我出版了小说《太阳是盲目的》，它是战争中唯一对墨索里尼入侵法国的道德谴责。这本书被查禁了，我先是被用飞机送到巴尔干半岛前线，然后与乔瓦尼·梅塞将军的意大利部队一起被派往俄国前线。

1941年末，因为从前线寄给《晚邮报》的报道，我被德国人逮捕，并被墨索里尼判处四个月的监视居住。这些报道是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意大利公开印刷、发行的有反纳粹倾向的文章。最近，它以《伏尔加河源于欧洲》（巴黎，Domat出版社，1948年）为名在法国结集出版。

1939年，我创办并主编了意大利抵抗组织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前景》，它汇集了众多优秀的抵抗作家，从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到共产党画家古图索，其中有很多是犹太人。（我这本杂志的很多合作者遭到德国人逮捕，其中雅米·普特勒已经被杀害。）战争期间，已经出版的刊物中，法国游击队的诗人，其中包括保罗·艾吕雅。1942年，借着

给皮埃尔-让·茹弗的诗写序言的机会，我亲自签发了向法国的勇敢的致敬。

1943年，我再次被禁止公开发表鼓动意大利人反抗德国人的言论。

盟军于1943年登陆后不久，在拿波里出版了我的书《完蛋》。从1943年到1945年，我参加了解放意大利的部队，与游击队一起为意大利的解放而战斗。

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所有当代欧洲的作家中，我是法西斯分子最憎恨的以及在自由的国家中被查禁最多的作家。

目 录

001 法文版作者序

001 第一章 瘟疫

033 第二章 拿波里的处女

049 第三章 假发

074 第四章 肉玫瑰

115 第五章 亚当的儿子

135 第六章 黑风

168 第七章 科尔克将军的宴会

206 第八章 克罗林达的胜利

231 第九章 火雨

245 第十章 国旗

276 第十一章 审判

303 第十二章 死去的上帝

311 译者后记

317 出版后记

第一章 瘟疫

那是拿波里“瘟疫”的那些日子。每天下午五点钟，在半岛基地旅^①的健身房里半小时的拳球和热水沐浴之后，杰克·汉弥尔顿上校和我步行朝着圣费尔迪南多走下去，在从黎明到宵禁时刻乱糟糟地挤在托莱多街上的人群中，用肘部为自己开出道路。

在由大地上所有种族组合成的解放者部队士兵们，撞击并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和方言辱骂的苍白、肮脏、饥饿、衣衫褴褛的可怕的拿波里人群中，杰克和我，我们是干净的，整洁的，营养不错的。在欧洲所有的人民之中被第一个解放的荣耀，由于天意而轮到了拿波里人民：于是为了庆祝一个如此应得的奖励，我可怜的拿波里人，在三年的饥饿、流行病、凶猛轰炸之后，出于对祖国的爱，心甘情愿地接受

① 原文为英语：Peninsular Base Section，简写为 PBS，即半岛基地旅。

这个被渴望、被羡慕的光荣，扮演被打败的人民，唱，拍手，在自己家的废墟之间快乐地跳，挥舞一直到前一天还是敌人旗子的外国旗子，并从窗口将花抛向胜利者。

可是，尽管有这普遍的和真诚的热情，却没有一个拿波里人，在整个拿波里，感觉自己是个战败者。我也许无法说出这种奇怪的感觉是如何在人们心中产生的，毫无疑问的是，意大利，因此还有拿波里，已经输掉了战争。可以肯定的是，输掉一场战争比赢得一场战争更为困难。每个人都能赢得一场战争，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输掉战争。但是，要想有感觉自己是被打败的人民的权利，仅输掉战争是不够的。在他们那用几世纪的痛苦经验所养育的古老智慧和他们诚实的谦卑中，我可怜的拿波里人没有窃取感觉自己是个被打败的人民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严重的不老练。但是同盟国就能妄想解放各族人民并在同时迫使他们感觉自己被打败了么？他们就必须或者是自由的人或者是被打败的人。如果因为拿波里人既不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也不感觉自己是被打败的，就责怪他们，那是不公正的。

在汉弥尔顿上校旁边走着时，我感到自己在我英国军装中令人惊讶地可笑。意大利解放部队的军装是卡其色的英国旧军装，是由英国司令部送交给巴多约元帅的，也许是因为想要掩盖血迹和子弹洞，被重新染成深绿色，蜥蜴皮的颜色。其实，这些是从战死在阿拉曼和托布鲁克的英国士兵身上脱下来的军装。我的军服上衣就有三颗机关枪子弹穿的洞。我的毛衣，我的衬衣，我的内裤，都沾着血迹。甚至我的鞋子也是从一个英国士兵的尸体上脱下来的。我第一次穿上它们时，感觉脚掌被刺痛了。一开始，我想在鞋子里还粘着死者的一块小骨头。那是一个钉子。如果真的是死者的一块小骨头，也许倒好了：对于我来说，将它拔出来也许会是相当容易的事。需要我花上半个小时找到一把钳子，然后拔出钉子。没什么好说的：对于我们来说，那场愚蠢的战争确实是很好地结束了。它当然不能结束得更好了。我们作为战败士兵的自尊得到了保全：我们已经在盟军一方战斗了，为的是在输

掉了我们的战争之后与他们一起去赢得他们的战争，因此，我们穿上那些被我们杀死的盟军士兵的军装，就是自然的了。

当我终于拔出钉子并穿上鞋子时，我应当去指挥的那个连队已经在兵营的院子里集合有一段时间了。兵营是小塔附近，梅尔杰利纳山后一座已经被多个世纪的岁月和多次轰炸摧毁了的古老修道院。院子呈带环形走廊的修道院庭院形状，三边是由瘦弱的灰色凝灰岩柱子支撑的拱廊，一边被一道散布着绿色霉斑和巨大的大理石墓碑的黄色墙所环绕，在墓碑上，在巨大的黑色十字架下，刻着长长的一列列名字。修道院在古代某次霍乱流行期间曾是一所隔离医院，那些名字就是死亡的霍乱患者的名字。在墙上用巨大的黑色字母写着：愿他们安息^①。

帕莱塞上校原想用老军人们所关心的那些简单仪式中的一种，亲自将我介绍给我的士兵们。他是个高而瘦的人，有着全白的头发。他在寂静中握紧我的手，一边悲伤地叹息，一边微笑。士兵们（他们几乎全都非常年轻，他们曾经很好地在非洲和西西里与盟军打过仗，正是由于这个，盟军选中他们组成意大利解放部队的第一个核心）已经在院子当中排好了队，就在我们面前，定定地看着我。他们也穿着从在阿拉曼和托布鲁克倒下的英国士兵身上脱下的军装，他们的鞋子是死去的人的鞋子。他们有着苍白而消瘦的面容，由一种软而不透明的材料做成的白而不动的眼睛。我觉得他们在盯着我，不眨一眼。

帕莱塞上校点了一下头，军士喊道：“全连，立正！”士兵们的目光中那种痛苦的紧张使我的心情加重，就像一只死猫的目光。他们的四肢在立正时变得僵直，突然放松。握着长枪的手是白而无血的：松弛的皮从指尖垂下，就像是一只太宽松的手套的皮。

帕莱塞上校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向你们介绍你们的新上尉……”在他这样说时，我看着那些穿着从英国尸体上脱下的军装的意大利士兵，那些无血色的手，那些苍白的嘴唇，那些白色的眼睛。这里那里，

① 原文为拉丁语：Requiescant in pace。

在胸口上，在肚子上，在腿上，他们的军装散布着一些黑色的血迹。突然，我带着恐惧地意识到那些士兵已经死了。他们发出一股来自发霉的布料、腐烂的皮革、在太阳下变干了的肉的苍白的臭味。我看看帕莱塞上校，他也死了。从他的双唇出来的声音是潮湿的，冷的，黏糊糊的，就像是用一只手按压死者的胃部时他口中发出的那些可怕的咕噜声。

“请命令稍息。”帕莱塞上校在作完他的简短讲话后对军士说。“全连，稍息！”军士喊道。士兵们让自己的重量落在左脚上，站成一种软弱和疲惫的姿势，并且以一种更加温和、更加遥远的目光，定定地看着我。“现在，”帕莱塞上校说，“你们的新上尉将向你们作简短的讲话。”我张开嘴唇，一种可怕的咕噜声从我口中发出来，是一些低沉的、含混的、软弱的话语。我说：“我们是自由的志愿者，新意大利的士兵。我们应该同德国人作战，将他们赶出我们的家，将他们打出我们的国境。所有意大利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必须重新举起倒在污泥中的国旗，成为所有处在那样的羞耻之中的人的榜样，表现得无愧于将要到来的时刻，无愧于祖国托付给我们的任务。”当我结束讲话时，帕莱塞上校对士兵们说：“现在，你们中的一个人将复述你们上尉讲的话。我要确信你们已经明白了。你，”他指着一个士兵说，“请重复你们上尉说过的话。”

那个士兵看看我，他脸色苍白，有着死人的那种无血色的薄薄的嘴唇。他声音中带着一种令人害怕的咕噜声慢慢地说：“我们必须表现得无愧于意大利的羞耻。”

帕莱塞上校靠近我，低声对我说：“他们已经明白了。”然后沉默地走远了。在他的左腋下，一个黑色的血迹在军装的呢料上一点一点地蔓延。我看着那个黑色血迹在一点一点地变大，我的眼睛紧随着那个穿着死去的英国人军装的年老的意大利上校，看着他一边让一个死去的英国士兵的鞋子发出吱嘎吱嘎声一边慢慢走远，而意大利这个名字，在我口中像一块腐烂的肉一样发出臭味。

“这个杂种民族！”^①汉弥尔顿上校一边在人群中为自己开着路一边咬着牙说。

“为什么这样说，杰克？”

到达奥古斯泰奥高地后，我们每天都按习惯转进圣布里吉达路，这里人比较稀少，于是我们在这里停一刻以喘口气。

“这个杂种民族！”杰克一边将被人群的可怕拥挤弄皱的军装重新理整齐，一边说。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杰克。”

“为什么不？这个杂种的肮脏的民族。”

“哦，杰克！我也是个杂种，我也是个肮脏的意大利人。可是我为自己是个肮脏的意大利人而骄傲。我们没出生在美国不是我们的错。我敢肯定就算是我们出生在美国，我们也还是杂种的肮脏的民族。你不这么认为吗，杰克？”

“别急，马拉巴特，”杰克说，“请你不要生气。生活是精彩的。”

“是的，生活是个精彩的东西，杰克，我知道这个。可是不要这样说话，不要这样说。”

“对不起，”杰克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我并不是想要伤害你。这是一种说话方式。我喜欢意大利人，我喜欢这个杂种的、肮脏的、精彩的民族。”

“我知道，杰克，我知道你喜欢这个贫穷的、不幸的、神奇的民族。大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曾经受过像拿破里人一样多的苦难。二十个世纪以来，他们忍受饥饿和奴役，却不抱怨。他们不诅咒任何人，不恨任何人，甚至连他们的不幸都不恨。基督是拿破里人。”

“不要说蠢话。”杰克说。

“这不是句蠢话。基督是拿破里人。”

① 原文为英语：This bastard people。本书的人物对话中常常夹杂有英语和法语，这些语言典型地反映了人物性格，故本书以下统一以仿宋体表示英语、楷体表示法语。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特此说明。

“你今天怎么了，马拉巴特？”杰克用他那双善良的眼睛看着我。

“没什么。你希望我怎么样？”

“你心情不好。”杰克说。

“为什么我就应该心情不好？”

“我知道，马拉巴特。你心情不好，今天。”

“我为卡西诺感到伤心，杰克。”

“见鬼去卡西诺，见鬼去卡西诺。”

“我为发生在卡西诺的事感到伤心，确实感到伤心。”

“去你的。”杰克说。

“你们把那么多的麻烦转给卡西诺，这确实是个罪恶。”

“闭嘴，马拉巴特。”

“对不起，我不想冒犯你，杰克。我喜欢美国人，我喜欢这个纯种的、干净的、精彩的民族。”^①

“我知道，马拉巴特。我知道你爱美国人。但是，别着急，马拉巴特。生活是精彩的。”

“让卡西诺见鬼去，杰克。”

“哦，是的，让拿波里见鬼去，马拉巴特，让拿波里见鬼去。”

一股奇怪的气味飘在空中。不是大约黄昏时，从托莱多的小巷里，从小车广场，从西班牙人的圣泰莱塞拉降下来的那种气味。不是油炸食品店、小饭店的，隐藏在从托莱多街上到圣马尔提诺那些街区的发臭、阴暗小街巷里的小便池的气味。不是那种黄色的，不透明的，黏糊糊的，由成千种臭味、成千种污浊的散发物，正如杰克所说的，由在各个小街拐角壁龛里的童贞圣母脚下枯萎、发霉的花，在一天的每个时刻散布到整个城市的成千美妙的臭味构成的气味。不是发出绵羊乳酪味和烂鱼味的西洛可的气味。也不是那种在近晚上时从各个妓院散布到整个拿波里的烤肉味，让-保罗·萨特有一天在像腋窝一样阴暗、充满着

① 马拉巴特说美国人是 pure people(纯种民族)，这显然带有嘲讽的意思。

一个隐隐的淫秽热影子的托莱多街上行走时，在其中嗅出爱情与膳食的肮脏亲属关系的那种气味。不，不是大约黄昏时，当女人的肉像在污泥下被烤熟时压在拿波里之上的那种烧熟的肉的气味。那是一种有着特殊的纯洁和特殊的轻淡的气味：瘦弱，轻，透明，一种满是灰尘的大海的气味，被腌过的夜的气味，一个由纸树构成的古老森林的气味。

一群群头发蓬乱、涂脂抹粉的女人，被一伙双手苍白的黑人士兵跟随着，在托莱多街走下走上，用尖叫声劈开人群：“喂，乔伊！喂，乔伊！”她们在各条小巷的入口处停下来排成长队，每个人都在一张椅子的背后站好，成了公共女理发师^①。在那些椅子上，坐着一些运动员般的黑人，眼睛闭着，头枕在椅背上，或者是垂在胸前，他们长着又小又圆的头，穿着就像圣基亚拉教堂的天使们那镀金雕像的脚一样闪光的黄色鞋子。那些公共女理发师叫喊着，带着一些奇怪的喉音相互间喊着，或是唱着，或是与那些像在剧院包厢一样从窗口和阳台上伸出身子的女邻居争吵着，一边将梳子插进黑人那弯曲如羊毛般茂密的头发里，用两只手一起握牢梳子将它拉向自己，朝梳子齿上吐唾沫以使它们变得更滑，将头油的河流倾倒在自己的手掌上，像按摩师一般擦亮和理直那些患者的粗野的头发。

成队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跪在他们那镶嵌了珍珠母碎片、海贝壳、镜子碎片的木盒子前，将手中刷子的背打在盒子盖上，一边喊道：“擦皮鞋！擦皮鞋！擦皮鞋！擦皮鞋！”同时用干瘦的贪婪的手抓住那些左右摇晃着走过的黑人士兵的裤子上的一条缝。成群的摩洛哥兵正沿着那些墙壁蹲着，他们裹在黑色斗篷里，被天花留下麻子的脸，阴暗而多皱纹的眼眶深处闪亮的黄眼睛，用通红的鼻孔呼吸着在满是灰尘的空气中飘荡的微弱臭味。

灰白憔悴的脸色，描画过的嘴唇，结着胭脂壳的苍白的面颊，可怕又可怜的妇人们停在小街巷的拐角，向行人出示她们可耻的商品：八

^① capere，这个词在 Garzanti 意大利语词典里没有，可能是当地方言里的女理发师一词。

岁、十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摩洛哥兵、印度兵、阿尔及利亚兵、马达加斯加兵摸摸他们，掀起他们的衣服，或是将手伸进他们的短裤的纽扣之间。那些妇人喊道：“两美元一个男孩，三美元一个女孩！”

“你也许会喜欢，说实话，一个值三美元的小女孩。”我对杰克说。

“闭嘴，马拉巴特。”

“再说也不贵，一个小女孩值三美元。一公斤羔羊肉的价钱还要贵出许多。我肯定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或纽约比在这里值更多钱，不是么，杰克？”

“你让我厌恶。”杰克说。

“三美元勉强值三百里拉。一个八或十岁的小女孩能有多重？二十五公斤？想想一公斤羔羊肉，在黑市上值五百五十里拉，也就是说五美元五十分。”

“闭嘴！”杰克叫道。

小女孩和小男孩的价格几天前已经下降了，并且在继续下降。而糖、油、面粉、肉、面包的价格却在上涨，并且在继续增长，人肉的价格一天一天地降低。一个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女孩，一个星期前值十美元，此时勉强值四美元，连骨头在内。人肉在拿波里市场上如此跌价也许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女人们在从南部意大利所有的地方奔向拿波里。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批发商们将一大批西西里妇女抛到了市场上。这并不全是新鲜的肉，但是投机商们知道黑人士兵们有着讲究的口味，他们更喜欢不太新鲜的肉。可是西西里的肉不很受欢迎，于是黑人们竟然最终拒绝了它：黑人们不喜欢太黑的白种女人。从卡拉布里亚，从普利亚，从巴西利卡塔，从莫里塞，每天都有成队的结实健壮的女孩，坐在被可怜的小驴子拖着的小车上，盟军的卡车上，而大部分是靠步行，到达拿波里，她们几乎全是农民，被金子的幻景吸引而来。这样一来，拿波里市场上人肉的价格终于向下冲，人们害怕这会对城市的整个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在拿波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这是个耻辱，确实，良好的拿波里人民中的绝大多数都为之脸红的一个耻辱。

可是盟军当局，它们是拿波里的主人，它们为什么不脸红？）作为交换，黑人的肉涨价了，于是这个事实幸运地有助于在市场上重新确立某种平衡。

“黑人的肉今天值多少？”我问杰克。

“闭嘴。”杰克回答。

“一个黑美国人的肉比一个白美国人的肉更值钱，这是真的么？”

“你让我厌烦。”杰克回答。

我确实没有打算冒犯他，嘲弄他，也没有打算对美国军队，世界上最可爱、最友善、最可敬的军队，不予尊重。如果一个黑美国人的肉比一个白美国人的肉更值钱，这对我有什么要紧的？我爱美国人，不论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在战争期间，我都成百次地感受到这一点。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有正直的心灵，比我们的心灵正直得多。我爱美国人，因为他们是好基督徒，真诚信教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相信基督永远都和那些正确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相信犯错误是罪，相信犯错误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是正派人，并且相信欧洲所有的人民，或多或少，都是不正直的。因为他们相信一个被打败的民族是一个由罪犯构成的民族，相信失败是一个道德惩罚，是一项神圣正义的行动。

我为这些理由，也为我不说的其他许多理由，而爱美国人。他们的人道感，他们的慷慨，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的真诚而纯洁的简单性，他们的方式的坦率，在一九四三年那个可怕的八月，让我为我的民族产生了如此的屈辱和悲哀，产生了人们恨罪恶的幻觉和对更美好的人性的希望，并确信只有善（为了惩罚坏人和奖励好人而在欧洲登陆的那些大西洋对岸的杰出小伙子的善和天真）能够将各个国家和个人从他们的罪恶中解救出来。

可是，在我的所有美国朋友中，参谋部的上校杰克·汉弥尔顿是我最爱的。杰克是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高，瘦，苍白，优雅，有着一些几乎欧洲式的绅士作风。一开始，也许他显得更像欧洲人而不像

美国人，但并不是因为这个我喜欢他：我喜欢他就像喜欢一个兄弟。因为随着更深地认识他，一点一点地，他的美国本性暴露得深刻而坚决。他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我的奶妈是，”杰克说，“一个被魔鬼震撼过的黑女人。”），但是在美国，关于南方人，人们所理解的并不仅仅是这一点。他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优雅的心灵，同时有着一种近乎孩童的简单和天真。我想说的是，他是“美国人”这个词的最高贵意义上的一个美国人：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值得尊重的人之一。他是个基督教绅士。啊，要表达我想通过基督教绅士所理解的东西是多么的困难。所有那些认识并爱美国人的人，都明白当我说美国人民是基督徒人民、杰克是个基督教绅士时，想要说什么。

在伍德伯里森林学校和弗吉尼亚大学受过教育后，杰克以同等的爱投身于拉丁语、希腊语，以及体育，以同等的信赖将自己放在贺拉斯、维吉尔、西摩尼德斯和色诺芬的手中，大学健身房那些按摩师的手中。在一九二八年，他曾是阿姆斯特丹的美国奥林匹克田径队的短跑选手，并且比起他的学位，他更为自己的奥运会胜利而骄傲。一九二九年后，他为合众社^①在巴黎度过了几年，并且为他几乎完美的法语而感到骄傲。“我从古典作家那里学了法语，”杰克说，“我的法语老师是拉封丹和波奈夫人，那是在沃日拉尔街住的房子的看门人。你没有发现我说话就像拉封丹的动物？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只狗完全能够注视一个主教’。”

“可是你来欧洲，”我对他说，“就为了学这些东西？在美国也是‘一只狗完全能够注视一个主教’。”

“哦，不，”杰克回答，“在美国是主教能够注视一只狗。”

杰克还非常了解他所说的巴黎郊区，也就是欧洲。他走遍了瑞士、比利时、德国、瑞典，带着那种人道主义精神，带着那种对知识的渴求，在阿尔诺尔德博士的改革之前，英国的本科生就带着这些东西在

^① United Press，为美国著名的新闻社，后与国际新闻社合并，成为合众国际社。